本館開設北京正陽門外櫻桃斜街中間路北

大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陰曆歲次癸丑年四月二十二日

群強報

本報出版第三百五十二號（星期二）

電話南局五百零三號

◀本報價目▶

（京師）[illegible]

（外埠）[illegible]

◀各代派處▶

（北京）鐵老鸛廟各家京報房 [illegible] 新豐 [illegible] 城宮門口 [illegible] 益生

（外埠）天津本報分 [illegible]

三慶園

（白天 雅演 太平和班）（陰曆癸丑四月廿二）

楊翠鳳 新到 劉鳳山 小金翠（玉堂春）

陳（一斗）鏡寶（紅）（孟津河）

梁雨樓 鄭（翠紅）（失街亭）林鼐卿

陳鏡寶（六月雪）小（于）鳳（雪）一斗紅

李翠仙（李金壽）（紫霞宮）

小達子（一孫清）（桑園會）李金壽

曹秀山（八水縣）小艷芳 金鳳仙（雙獅圖）

小紅寶 小客串 大翠紅 金鳳仙（三世修）楊翠鳳

廣和樓

（正陽門外肉市路東）

（白天）四月廿二（鴻慶班）（早演）

梅榮齋（二進宮）久峯 張香垻（王庄）

（何）佩亭 監（濱令）

德珺如 席闊山（姚）佩秋 張彩林（得意緣）

（傅）小山 永春（黃金台）

（九）陣風（閻靄庭）（搖錢樹）

（劉）鴻升（金秀山）（失街亭）（斬謖）

（陳）文啟（長壽星）

（龔）雲甫（朱幼芬）（母女會）

福壽堂

癸丑四月廿二 全班 白天 准演

（金）紅鑅（白山蟒）

（花）佳寶 花佳芬（坐窰）

（賈）翠英（藏舟）

（金）紅鑽 蘇彩霞（雙官誥）

（蘇）彩霞（探窰）

（李）翠恭 賈翠英（辛安驛）

（張）金紅（三上坟）

（杜）云紅 明月珍（探母別家）

本館職任

發行兼編輯 侯德煇 住本館

印刷 郝晃臣 住鐵老鸛廟協通印字館

電話南局四百六十二號

謝 [illegible] 家 [illegible] 踏溝水垻 [illegible] 首事人 [illegible] 等辦事公 [illegible] 爲甚善 有各村水戶拖欠溝垻錢文 [illegible] 交衆 [illegible]

全靜安遷移聲明　仇人現移至宮門口觀音巷路西第一號門牌敬告親友造訪或來函請至新寓可也　（九五）　惲毓鼎　李鍾豫　蔡嘯石　饒智元　仝啓

●演說●

告國民切莫驚疑告軍警勿被淆惑

蘭言

自國會開幕以來　議員搗亂　黨派紛爭　種種醜現象　屢見不鮮　而政府敷衍年餘　一籌莫展　致使中華民國釀成千瘡百孔　方冀臨時告終　正式總統得人　另組織良好政府　從此盡洗前愆　再圖補救　孰憶宋案發生　借款繼起　於是函電交鬨　羣起質問　行政官逾越司法權　暴亂子借端興波浪　惡耗傳來　可悲可恨　最可憾者　機關報毀罵政府　鼓惑衆聽　表面上是怕亡怕亡　骨子裏幸災樂禍　便是政府萬惡滔天　正式轉瞬成立　當此國本動搖之際　方且維持之不暇　何遽忍陷之於危險地步　人皆有心　胡能出此　其所以良心不見者　要个外黨派之關係　金錢之主動耳　然而公法上有保障之自由　非法律之根據不得濫行制止　何則　蓋報紙代表輿論也

胡爲乎代表民意之議員　自三百元下咽於茲　月餘出醜頻仍　滾蛋如故　在院外花界効忠　到議塲私心用武　所謂代表民意者　實則代表私見耳　諸君諸君　三百元之花界捐　即小民之血汗膏髓也　至於政府官僚派之淫威可惡　姑不屑論　某元勳之是否蓄謀異心　余何敢妄事煽惑　宋案與借款之公斷在下更不敢言　蓋宋案之眞相　揣測既屬無從　而證據之宣布亦屬模糊難辨　惟借款之簽字論斷尤難既反對之不能　且贊同之不敢　大呼借款要命　前議勢難取消　轉之外債强國　近於袒護政府　公理昭彰　難逃輿論　值此人多嘴雜之際　在下何必幫喘　吾預知南北猜疑愈深　亂黨勢燄愈熾　列强起而調停　繼而干涉　從此猜疑頓釋　宋款兩案必同時能決矣

然而小民何辜　遽遭慘禍　今也窮民無告　代表何人　既除暴之不能　切莫趨於被動　只得吞聲飲泣守分聽天　持鎭靜之態度　抱和平之主義　細察市虎杯弓　勿滋驚惑　切莫界南限北　互敢猜疑要知暴徒自暴　底是牛馬先鋒　愚民果愚　莫爲虎狼後勁　使亂黨無所用其謀　野心不得逞其志　吾民膏今已告罄　革命血胡能再流　所謂借款滅亡　是在異日之用途　而促進速亡者　恒視乎今日之舉動　彼亂黨者　每以亡國藉口　詳胥鼓惑　吾國民是宜審察利害　非避重就輕之舉　是余之所以告國民也

軍人有敵禦外侮之責　警士有維持公安之要　我軍警受國民之供養　即應盡流血之義務　餉糈雖微血汗所集　值此國家多事之秋　正軍警効忠之日　且不論暗殺黨亂殺黨　勿必悉心偵察　休問是鐵血

團狗血團 總期盡力剷滅 要知炸彈手槍之恫嚇 祇爲惑亂觀聽之計 我軍警各專其責 勿奪其志 雖淆惑之多方 宜力持其穩健 舉凡宋案償案在在不加干涉 今者亂黨之手段既毒且辣 動則曰政府萬惡 再則曰□□亡國 借假民國之名義 推政府以甘其心 而政府臨時已終 何勞推卸 果爲吾民謀幸福也 大偉人早事調停 果爲大局計也 黨與黨自必融和 今大局止挽救之無方 豈忍再事破壞 彼輩之別有居心 不待揭而自揭矣 軍耶警耶 勿爲亂黨所利用 勿爲亂黨之前驅 今之藉亡國以倡亂者 是吾輩之公敵也 夫所謂軍警衛國家衛民命 豈衛他人 實自衛也 此余之所以告軍人兼告警士也 或曰亂黨盡是謠傳 南北並無猜忌 汝何得信口雌黃耶 余不禁轉悲爲喜曰 誠如君言 是國民之幸福 亦軍警之幸福

●國事要聞●

湖南暗殺團出發●蔣翊武唐犧支楊載雄韓韋等 在鄂與改進團謀亂 事洩後皆潛逃返湘 蔣與經某黨推舉爲常德該黨交通部副長 楊即由該黨運動充湘都督府顧問官 韓則承某黨旨意 以個人名義組織俠團 聲言主張平民政治 推倒惡劣政府 犧牲生命 不達目的不止等語 蓄即暗殺團之改名 連日開秘密會議 決定有能暗殺袁總統者 酬洋二十萬元 暗殺黎都督者 酬洋十萬元 該團共五十人 由湘政府每名給川資洋六百元 並各拍相片一紙存案 將來如有不測 即以相片爲根據 各人均攜炸彈 不帶他物 聞不日出發

第三黨與康南海●自共和民主統一三黨 合併改組進步黨之後 國會有兩大黨對時 表面上頗稱美觀 惟以兩黨相持競爭愈烈 因而兩黨中一般穩健純潔分子 多謂兩大黨對時 於中國國情不甚適宜 且有厭其本黨過激 及不贊成其本黨 爲人所利用者甚多 於是組織第三黨之議紛紛而起 第三黨雖主張組織第三黨者甚多 又恐無截然獨立 其能不偏不倚 足以主持第三黨之人物主持其間 恐第三黨雖成 仍於事實上無益 故列有般主持穩健之黨徒 擬於日內赴日本敦請康南海回國 組織不偏不倚截然獨立之第三黨 以達救國之目的 想不久定當見事實也

王芝祥之都督熱●王芝祥來京 謁見總統各節 俱見前報 茲悉王此來目的 在欲以調停獻功自謀位置 日前謁見時 一面勸總統不須用兵南方之事 伊能擔任平和了結 一面表示自己堪勝江西都督之任 若得委任 必有一報命 總統以王前次受命查辦 一味敷衍 至今並無一字呈報 反爲李烈鈞作說客 甚爲不悅 聞者均謂王果爲李作說客 猶不足怪 所可怪者於爲李辦護之中 而乘機奪其都督之位而代之 則王芝祥之人如何 亦不問可知矣

歡迎彭翼仲諸君鑒

啓者彭君到京 本擬早開一茶話會 以便夙與彭君相識者一慰數年舊雨 夙仰彭君未及晤面者 藉以瞻韓 敝同人亦可藉領大教 奈彭君因往

廣告　法政淺說報第四十五期刻已出版新添商法並解說行政執行法凡商界警界不可不讀

徐寶山被炸詳情●徐軍長寶山於死已誌昨報　又接來電謂於二十三號夜　忽有寧波口音人　假充骨董客吳國賢之伙　持一木匣　送至徐處求其收買　是時徐已就寢徐之僕人　遂將吳商所求售骨董匣置諸徐之書案上　至二十四早辰時　徐軍長親自啟視　匣內炸彈暴發　徐即折臂　傍立一僕　身軀竟亦分裂　均同時身故　又按徐軍長遇害之前數日　嘗發現一種奇案　本社訪事昨得總統府消息謂揚稅務處呈稱　接到鎮江稅司電　略謂二十一日　有人由南京往清江路經揚州　攜帶貨物　經徐軍長檢視　有開花彈千九百顆　機關礮二尊　當即扣留　電達政府請示辦法　說者謂此事或於徐軍長遇害一案有關　亦非無見也

●本京新聞●

死有餘榮●總統府海軍顧問倍薩（德人）來華　已三十年　於中國海軍甚著勳勞　詎意於十八日因熱症病故　大總統甚為惋惜　擬查例援照海軍中將從優議邺　前日德公使已至總統府聲謝

暗殺自首●暗殺團中有周女士予徵　自向軍政執法處出首　云伊由黃復生介紹至滬　面受黃興委託并付款卅萬元　令來北京布置一切　欲得而甘心之重要人物甚多　及至京詳加調查　始知黃興欲謀不軌　危陷大局　自便私圖　其所言事實　絕不相符　已決不能為此等奸人利用　犧牲性命而受天下唾罵　因自行出首　并交出炸彈若干枚　聞係新發明之一種極猛烈之殺人利器

女士出京●北京婦女生計會會長沈佩貞女士　已於二十六號上午八點三十分　乘京奉路快車赴津

學十赴津●前清文華殿大學士陸潤庠　已於二十六號上午八點三十分　由京奉路快車赴津

槍斃盜犯●大興縣知事朱君　帶領差役等　押解人犯二名　於二十三號早五點四十分　乘京奉路火車至黃村下車　將二犯押往禮賢鎮地方槍斃

歡迎統領●日前任命治格　兼鑲紅護軍統領　兩翼八護弁兵等無不歡迎　以該統領在京充任各項差務　均有成績可觀　此次奉署統領　必有一番整頓　刻聞該弁兵等擬開一歡迎會　現正組織辦法

開會誌聞●八旗世爵世職生計聯進會　於二十五號在西城新豐市場　聽昇茶園　開成立大會　首由主席成君全報告開會宗旨　次選舉會長　成君全得八十六票　當選為正會長　松君椿得九十四票　當選為副會長　並舉定幹事員祖君兆林等二十四人　是日各界各團體　到會參觀者約有一百餘人　並有彭君翼仲演說　時已六時　隨振鈴閉會　正副會長暨全體會員　並攝一影以作紀念

點驗護軍●新署鑲紅旗護軍統領治鶴卿君自署任已來日日在宅傳見屬員諮詢整頓本營辦法不遺餘力 因洞悉本營陳玏護軍年力精壯者尚多 定於二十五號入署點名 擬將精壯者補入新班

路刦傷人●二十三號夜一點多鐘 京奉鐵路廊房地方 約十里之遙 火車上有一穿軍衣之甲 手持尖刀 在車上與押貨車之舉林和記悅來勝義等四家棧夥計 搶奪洋元 并將勝義棧夥計扎傷甚重 該搶犯隨由車窗跳身逃走 火車行至安定車站 該棧夥計等 乃報知巡警等查拏

經紀毆人●阜城門外菜市 二十四號早晨 有個經紀人某甲 買了一吊六百錢香椿 在西邊子給四帳棹寫了帖子 並沒細看 (不識字之害) 交給客人 晚晌賣菜回頭 至徐四眼棹交錢 帖子上寫着五吊六百 某甲向帳棹上爭論 被菜牙子們大打了一頓 似此動不動就講打人 以後人家誰還敢上市

馬號駐兵●交通部西隔壁馬號 現已騰挪 其地址已換總統府馬衛隊駐守

城門安燈●西直門推展閉城時限 已誌前報 新近內務部飭電燈局 在裏外門洞各安電燈一只 所爲京張路車到站時 以便客商而利交通

刀砍少妻●西直門外天仙菴住戶鳳九 年近六旬 娶妻武氏 年二十餘 又有幾分姿色 鳳某非常疼愛 永遠不准其妻出門 (有疑心病) 日前二十一號鳳某外出有事 天晚未歸 其妻在門前看望 適經鳳某歸家 看見其妻站街 進了屋內 未容分說 抄起菜刀 將其妻頭部連砍數刀 當時昏迷 武氏街坊解勸 始纔息手 武氏之娘家父兄聞信 各持刀棍赶到 鳳某隱匿西隣某姓院內 未遭毒打 武氏之父欲在審判廳起訴離婚 刻止有人調停 不知能了結否

再誌震亡●昨報紀崇文門外 雨雹流電擊人一則 查被擊者名尹福 年三十二歲 係山東人 先住天橋王永冀廠內 前日上工 因值天雨 在柳泉居東馬冀廠因蓆蓋冀 時爲流電震擊殞命 可怪者旁一王某突跌出二丈餘遠 並未跌傷 雨後即有該區會同地方檢察官楊君相驗 委係被電擊斃 即飭備棺抬埋

更正刑求●本報前登太安侯右翼偵探解來搶犯五名一節 現經右翼正翼等來函云 五月十六號總辦金趙二君暨協尉白君 督飭正翼小隊弁兵十餘名 在宮門口路東關閉糧店內 拿獲屢次搶刦爲首盜犯及窩贓人犯郭永順郭胡氏等四名口 并贓物多件解翼 十七日在阜城門外一帶 續獲于繼章張榮周存祿等三名解翼推鞫 供認搶刦不諱 復經飭弁押犯至各處指傳買贓之舖商等 內有阜豐亨一家 因所呈贓物不符 是以看押待訊 更無刑求之事 故函請爲更正 現據本館調查 阜豐亨舖夥二人 一名馬杰一 姜姓 此人年六十餘 被傳後有上銷鐐責打之事 現該舖轉託他人 業將姜姓釋放 至是否刑求 姜某以牛晉爲重 不願呈訴 不過無端受責 鄰右咸代不平 彼既碍於中人 應據該翼來函正出

本號收買荒金沙今專賣赤足條錠金赤葉精造十足赤金新式異樣首飾各界徽章

西口夕瑞豐[illegible]葉房　西德桂軒香蠟舖

時評（蘭生）

●徐寶山竟作骨董鬼矣

叛黨逞恐嚇之手段　欲激成實行之利用　轉瞬種種失敗　又作出下下之策　卽暗殺是也

西人暗殺　原以謀國利民福　而我國人利用　惟以逞其私心　此種手段　雖西人之糞夫亦不爲此

此次徐寶山被炸　無待研究之價值　卽可得其眞象　然叛黨用心之周折　亦可謂良苦矣　夫徐老虎者　不失爲虎變之人也　不附叛黨擁護中央　蓋軍人之天職　而猝遇陰謀亦已慘矣

南北旣有冰炭不下之勢　大總統方以和平解决爲懷　以期周全各人名譽　而息生民二次倒懸　叛黨必欲自相分崩　故下此毒手　而拔去眼前一釘　嗚呼　數和事老數番仲連者何心口相違耶　爾叛黨僞人日日求和平以期下台　而又出此陰險　此種心術　老虎有知　當恨不早生啖其肉

古語今言（懷冰）

晉王李存勗欲稱帝　張承業聞之慟哭曰　諸侯血戰本爲唐家　王自取之誤老奴矣

吾亦改其詞曰　同胞血戰　本懼亡國黃興叛亂　塗生靈矣

安祿山叛　河北皆從賊　玄宗嘆曰　二十四郡曾無一義士耶

吾亦改其詞曰　二十二省曾無取一愛國士耶

後唐莊宗遣李嗣源討趙在禮　誣入賊城　衆奏其爲叛　其婿石敬瑭曰　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　他日得保無恙者乎　大梁天下要全　願先往取之　始可自全

吾亦改其詞曰　安有上將與敗卒執降旗　他日能無羞恥者乎　黃興中華罪魁　願專起攻之　始免國亡

宋太祖遣曹彬討李煜　煜遣使緩師　太祖按劍曰　江南亦有何罪　但天下一家　臥榻之側　豈容他人鼾睡

吾亦改其詞曰　百姓亦有何辜　但五族一家　同室之內　豈容野人爲亂

閒言一束（蘭生）

▲雷震春　快人快語　痛駡亂黨　可謂憤煞

▲議員費　現已照發　均已領取　可謂喜煞

▲北京城　破壞案件　日獲數起　可謂亂煞

▲和事老　調停南北　藉中取利　可謂奸煞

▲程雪樓　欲罷不能　又受挾制　可謂難煞

▲破壞黨　螳臂當車　騎虎難下　可謂愁煞

▲國務院　各部總長　多有欠安　可謂病煞

▲黃偉人　反抗政府　種種失敗　可謂急煞